

128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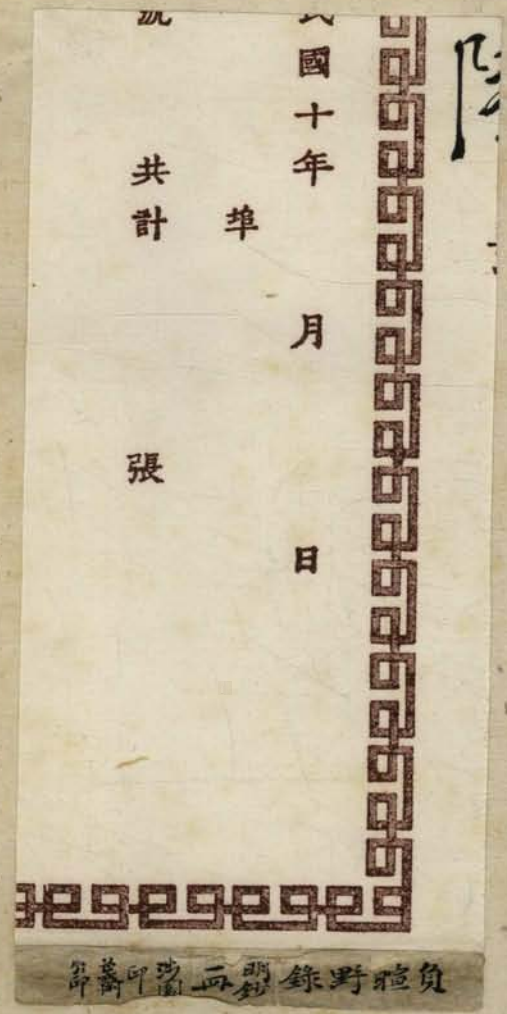
陸

民國十年 月 日

年

共計

張



負陸野錄西印齋印



負暄野錄卷上

隆慶辛未季葉伯寅抄藏

陳標纂



總論古今石刻

古者金銅等器物其款識文字皆以胚冶  
之後鐫刻非若今人就範模中徑鑄成者  
余於武陵郡開元寺鐵塔上見鐫刻經呪  
之屬皆是冶鑄後為之至於石刻率多用  
麓頑石又字畫入石處甚深至於及寸其  
鐫鑿直下徃徃至底乃反大於面所謂如  
蠹蟲鑽鏤之形非若後世刻削豐上銳下

似茶藥碾槽狀故古碑之乏也其畫愈肥  
近世之碑多乏也其畫愈細愈肥而難湯  
愈細而易滅余在漢上及襄峴間親見魏  
晉碑刻如此兼石既麤頑自然難壞後世  
石雖精好然却易剝缺以是知古人作事  
不苟皆非今人所能及也

### 秦璽文玉刻

古器物銘載此璽文云得於河內向氏家  
援集古印格所載謂是秦璽按金石錄元  
符中咸陽獲傳國璽初京至師執政以示

故將作監李誠誠手自摹印二本以一見  
遺又蔡條鐵圍山叢談載元符所得乃漢  
璽其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九字以  
此璽文乃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二文不  
同則知趙明誠蓋未嘗見秦璽也按晉書  
載此璽自漢傳至晉逮五胡亂華璽為石  
勒所收石既敗滅璽失所在後戴施得之  
歸於東晉但其璽文乃云受天之命皇帝  
壽昌非是舊文矣又歷六朝至隋氏隋之  
平陳復得舊璽乃更名前者謂曰神璽又

傳五代後唐王從珂自焚璽亦毀棄即此則與續刻咸已失之余竊詳二璽各是一物及諸家譜書乃謂通是一璽背面有異文非也二者疑皆魏晉所刻而秦璽不存久矣後有得者蓋非古物近嘉定己卯歲賈涉節制河北申繳到蒙國大將撲鹿花獻一璽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篆刻甚得古意然非舊物或謂其廟因天書降後所刻却有此理意者金人自汴京攜至燕山北都既被為蒙人所得耳樵嘗聞諸老先生議論謂自昔陋儒謂秦璽所在為正統故契丹自謂得傳國璽欲以歸太祖皇帝太祖不受曰吾無秦璽不害為國且亡國之餘何足貴乎契丹畏服聖性高明持正剛直如此亦可謂度越前古而貽範於方來矣

前漢無碑

集古目錄并金石錄所載自秦碑之後凡稱漢碑者悉是後漢其前漢二百年中並無名碑但有金石刻銘識數處耳歐陽公



集古目錄不載其說第於答劉原父書嘗  
及之趙明誠云西漢文字世不多增亦知兵部  
何為希罕如此略不可曉然金石錄却載  
有陽朔磚數字故云希罕言不多非妄也  
余嘗聞之尤梁溪先生表云西漢碑自昔  
好古者固嘗旁採博訪片簡隻字搜括無  
遺竟不之見如陽朔磚要亦非真一代之  
碑刻聞是新莽惡稱漢德凡所在有石刻  
皆令仆而磨之仍嚴其禁不容略留至於  
秦碑乃更加營護遂得不毀故至今尚有

名碑野錄二卷

送書信目寫本字陳樞撰謀端為法嚴謹楊諸君者至正七年  
人間隱事有知王東跋云莫知何人所述末又有一跋則作陳樞著  
伯丞相著隸粹却有前漢哀帝元壽中耶  
縣一碑或謂後人偽為者

古碑毀壞

趙德麟謂所著金石錄壽於二千卷所載  
之碑由今觀之信然石刻固非易朽之物  
其所隨廢興摧毀非前輩所載元祐中丞

相韓玉汝即長安修石橋督責甚峻村民  
急以應期悉皆磨石刻以代之前人之碑  
盡矣予又聞蕭千巖云蔡拱之訪求石碑  
或蹊田害稼村民深以為苦悉鑿其文  
字或為柱礎帛礎略不容存留又自亂離  
而來所在城堡攻戰之處軍兵率取碑鑿  
為砲石摧毀無餘凡此皆是時所遭遇而  
其什壞之門殆非一端蓋亦碑刻之一厄  
也悲夫

### 樂毅論

無錫徐氏家藏樂毅論碑石止存五塊可  
見者一百八十九字用木匣鐵束甚寶秘  
之徐氏之上世名績字君徽者劉公敞原  
父之妹壻嘗與原父評論 石刻始末跋  
此碑尤詳云樂毅論有二本其一元豐初  
吳人得其石於太湖水中石缺過半背面  
皆有刻面十三背亦如之後題永和四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書賜官奴其上書昇僧  
權即梁朱昇徐僧權也其一即周越書苑  
所載高紳學士得其餘於秣陵井中者是

也凡二十九行石缺一角後兩行只有竅  
下一字至濟字止紳之子安世卒於吳興  
其家以石質於州民錢氏家當官者每令  
摹拓錢氏厭之給為以比失火焚毀矣熙  
寧中吳中大饑疫趙子立者以金質得之  
又云舊傳樂毅論乃右軍親書於石其後  
石入昭陵梁時溫昭得之復傳人間即高  
氏本也是褚遂良記貞觀中內出樂毅論  
真跡令直弘文館馮承素摹寫賜長孫無  
忌等筆勢精妙備盡楷則子立所得高氏

日觀

本字亦奇絕非右軍親書于石亦摹真跡  
而刻之者子立名竦泉南人曾將漕兩浙  
入為都水使者無子有三女長嫁徐康直  
字平甫即君徽之子也子立死以師授  
甫徐氏再世寶藏尤延之給事袁玉順伯  
大卿厚之皆有題跋尤謂予嘗親見歐陽  
公集古所藏高氏本梅聖俞於碑後白紙  
闕處題甚妙二字與此卷前一本不同王  
謂考之集古錄高紳子弟以石質於富人  
其家失火遂焚其石今無後有本矣趙德

學



麟金石錄云集古錄謂石焚非也元祐間  
予待親官舍徐州時故郎官趙竦被旨開  
呂梁堰挈此石隨行竦歿石遂不知所存  
蓋歐陽公為錢氏所給而趙德麟則不知  
石歸徐氏也又碑有朱异徐僧權押縫者  
乃梁朝摹刻之本又上有小字云大和六  
年中勒畢大和唐文宗年號是經唐時再  
摹刻也字體比徐氏稍肥然極有典刑而  
此石出太湖時為章氏所得刊二印為末  
文云中國秘藏及藏章淵氏文房印淵字

伯深乾道間嘗為江山宰寓居于吳及識  
之亦踈爽好事今不知此石存其家否

### 右軍書論

右軍書使門生喪心僧辯才殞命昭陵被  
發咸陽姬受驅其為世所珍貴而貽害於  
人也蓋如此

### 篆法總論

小篆自李斯之後惟陽冰獨擅其妙常見  
真跡其字畫起止處皆微露鋒鏘映日觀  
之中心一縷之處倍濃蓋其用筆有力且

直下不歌故鋒常在畫中此蓋其造妙處  
江南徐鉉書亦爾其源自彼而得其精微  
者余聞之善書者云古人作篆率用尖筆  
變通自我此是活法近世鶴山魏明端先  
生亦用尖筆不愧古人常見今世粥字者  
率皆束縛筆端限其大小殊不知篆法雖  
貴字畫齊均然束筆豈復更有神氣山谷  
云摹篆當隨其啗斜肥瘦與槎牙處皆鐫  
乃好若取令正卒肥瘦相似補令一槩則  
蚯蚓筆法也山谷此語直自深識篆法妙  
處至於槎牙肥瘦惟用尖筆故不能使之  
必均但世俗若見此字必大哂嫌故善書  
者往往不得已而徇之耳

李陽冰書

義興莊元卿家所藏絹本小篆題楊儒教  
四六字各從四尺而約衡五之三畫經二  
十而一位置得宜頓挫有灑散筆處圓若  
運規而見鋒穎歲夕絹質腐敗墨色不漫  
體勢精彩猶若飛動元卿言其大父少師  
信簡公官京師時得之於河內向氏家相

傳為李陽冰少監所書雖無題識可致然其味  
觀其神氣信所謂如古釵倚物力有萬夫  
度非後人所及按陽冰當至德時嘗欲立  
石經而弗果四字之作安知其不為此而  
發即此亦有驗其為陽冰書云

章友直書

建安章伯益友直以小篆著名尤工作金  
所謂篆法不可驟為須平居時先將約束  
用筆輕重及熟於盡方運圓始可下筆其

不筆

瘦體初來京師東有欲從之學書者章曰

人猶未甚解章乃對之方圓二圖方為慕  
盤圓為射帖皆一筆所成其筆畫麤細位  
置疎密分毫不差且語之曰子姑歸習之  
能道乎此則篆有餘用不必見吾可也其  
人方大駭不敢復請問蓋其筆法精熟心  
手相忘方圓不期自中規矩友直尤工作  
古文予嘗見其為信州弋陽縣 峰記文  
意高絕蓋非止以字畫名世也伯益既下  
世有女適著作佐郎黃元者能嗣其篆法  
備極精巧嘗書陰符經字皆徑寸勢若飛

動伯益姪孫章衡得其本知襄陽日刻于  
郡齋余嘗得墨本誠可珍玩

### 邵餽書

邵居士餽才行俱美高尚不仕隱居丹陽  
尤工為釵股篆世所欽重范文正公作釣  
臺嚴先生祠堂記欲求其書而刻之石專  
遣錢持書懇之余嘗傳得范公之書今錄  
于此書云

仲淹書白先生邵公足下仲淹今春與張  
侍御過丹陽約詣先生維舟湖濱聞先生

歸山所謂其室則迺其人甚遠惘然愧薄  
宦之不高矣豎拉桐廬郡有嚴子陵釣臺  
思其人詠其風毅然知肥遯之可尚矣能  
使貪夫廉懦夫立則是大有功於名教也  
乃作堂而祠之聊以辨子陵之心決千古  
之疑又念非托之奇人則不足傳於後世  
今先生篆字出四海誠能枉神筆於片石  
則子陵之風後千百年未泯其高尚之為  
教也亦大矣哉謹遣郡校奉此恭伺雅命  
觀此書語則其推重邵君亦不薄矣余又

於巴陵登岳陽樓乃滕宗諒子京知郡日  
所修記亦范文正公所譔蘇舜欽書邵鍊  
篆額時號四絕云

近世諸體書

余嘗評近世衆體書灑小篆則有徐明叔  
復古篆體細腰長脚二曾字則圓而勻稍  
合古意大中尤喜為摹印甚得秦漢章璽  
氣象隸書則有呂勝已黃錄杜仲微虞仲  
房呂杜黃工古法然雖頗勁而其失太拙

而短虞間出新意波磔皆長而首尾加大  
乍見甚爽但稍欠骨法皆不得中行書則  
有蔣宣卿吳傳朋王逸老單炳文姜克章  
張于湖范石湖蔣吳極秀媚所乏者遒勁  
逸老草灑甚熟而間有俗筆單字法本楊  
少師疑式而微加婉麗姜蓋學單而入室  
者于湖石湖悉習寶晉而各自變體今世  
俗於篆則推明叔隸則貴仲房行草則取  
于湖蓋初真識但見其飄逸可喜殊不知  
皆字體之變雖未盡合古要自各有一種

神氣亦足嘉尚人效之者往往但得形似  
雖不及且併失其故步良可嘆也

### 蔣宣卿書

蔣宣卿侍制燦紹興中以善書著名因救  
解岳侯遂忤秦相諷言者論罷閑廢十年  
一日忽報有中使至其家時秦尚當國老  
幼驚惶慮有不測蔣神色不變徐言曰主  
上聖明吾無大過咎耳既從罷免縱有後  
命不過符下州郡處分耳亦何至遣中使  
此必美意不然亦當往之既而中使納謁

具傳上旨賜以香茶湯藥宮羅之屬又  
頒下翰苑所撰憲聖慈烈皇后之弟吳  
郡主神道碑命蔣書之蔣即奉數書以  
授中使而歸憲聖及后族賜賚至數千緡  
縑帛文房之具蔣久閑頗窘遺賴以少蘓  
蔣之字畫高出流輩而高廟乘情辭翰臣  
下雖在閑廢中猶不忘如此蔣能不為動  
容安靜以待其量亦有所可取者蔣先時漕  
江西時先大父嘗為幕屬及其家食嘗專  
詣荆溪里第訪之親聞其說

小王書

世稱小王書蓋稱太宗皇帝時王著也本  
學虞永興書其波磔加長體尚嫵媚然全  
無骨力方上集刊法帖時著預校定識鑒  
凡淺不無謬誤如列王坦之於逸少諸子  
間意謂名皆從之殊不知坦之乃王術之  
子自太原王耳非瑯琊族也黃長睿志及  
書苑云僧懷仁集右軍書唐文皇製聖教  
序近世翰林待書輩學此目也院體自唐  
世吳通微兄弟已有斯目今中都習書告  
勅者悉舉倣著字謂之小王書亦曰院體  
言翰林所尚也

署曰事審

報月

復計開

日煥錄

結

負暄野錄卷上

負暄野錄卷下

陳 標 纂

學書須觀真跡

石湖云學書須是收昔人真跡佳妙者可以詳視其先後筆勢輕重往復之法若只看碑本則惟得字畫全不見其筆法神氣終難精進又學時不在於看字本逐畫臨倣但貴行住坐卧常諦玩經目著心久之自然有悟入處信意運筆不覺得其精微斯為善學



寫大字灑

古人作大字常藏鋒用力故其字畫從頭至末少有枯燥處今徃徃多以燥理為奇殊不知此本非善書者所貴惟斜拂及率筆令輕處然後有此所謂側筆取妍正蹈書法之所忌也

記細字說

漢師宜官善書大則徑丈一字細則方寸千言又晉衛巨山論書云其大徑尋細不容髮迫而察之心亂目眩嘗觀東坡題蓮

經前注云經七卷如筋虛故其語云卷其盈握沙界已周讀未終篇目力俱廢乃知蝸牛之角可以戰蠻觸棘刺之端可以刺

猴黃長睿跋細字華嚴經云書是

經者尺紙作七萬字余謂七卷之軸如筋猶或可書至於尺紙作七萬字誠為難事若以宜官方寸千言槩之已為有餘此說殊不近人情恐決無是理余不敢以為然

摠論作大小字

昔人云作大字要如作小字作小字要如

作大字蓋謂大字則無如小書之詳細曲折小字則終無大字之體格氣勢也刊勒之功仍有善展字不拘字之大小皆可遮展其瀆以刀鑿去紙存墨就燈傍印之法燈愈近則其形愈大自尺至丈惟意所定然後展短于屏模勒其影既小大適中且不害體勢亦良法也

### 論筆墨硯

硯貴細而潤然細則多不發墨惟細而有銚鐳方其受墨時所謂如熱熨斗上榻蠟

不聞其聲而密相粘滯者斯為上矣墨貴黑光筆貴易熟而耐久然二者每交相為病惟墨能用膠得宜筆能擇毫不苟斯可兼盡其善又硯忌枯爛則易吸水墨忌濡濕則易昏滯筆忌乾捺則毫隨膠折故愛硯之法當以鬆匝相之不惟養潤亦可護塵研墨當旋滴水勿使停積昔人多用硯板不鑿墨池政恐膠久而凝滯也用筆時當先以清水濡毫令稍輕然後循毫理點染仍別置洗具用畢隨即滌濯勿使留墨

則難禿也藏墨當以茶蔞色之又以綿而入於櫝則蒸溺不能入藏筆宜皂角子水調鉛粉醮上則不生蠹如上諸法留意文翰者皆能知之今湯書示兒輩爾如藏筆墨則高掛筆墨用木匣懸梁棟間

### 俗論筆墨

俗論云善書不擇筆蓋有所本褚河南嘗問虞永興曰吾書孰歐陽詢虞曰詢不擇紙筆皆得如志君豈得若此裴行儉亦曰褚遂良非精墨佳筆未嘗輒書不擇筆墨

而妍捷者余與虞世南耳余謂工不利器而能善事者理所不然不擇而佳要非通論又世俗評墨訣云拈著輕嗅著馨磨著清此亦非真知墨者蓋墨貴重實輕則不堅色貴光黑清則不濃又墨之香者多使松麝好惡初不在此且生蒸腐今其所論皆非佳墨所宜俗輩之見不明其說不可據如此

### 論絃品

蘭亭序用鼠鬚筆書烏絲欄蠶紙所謂蠟

紙蓋實絹帛也烏絲欄即是以墨間白織其界行耳布縷為紙今蜀箋猶多用之其紙遇水滴則深作窠白然者乃爾故薄而清瑩者乃可貴古稱剡藤本以越溪為勝今越之竹紙甲於他處而藤乃獨撫之清江清江佳處在於堅滑而不留墨新安玉版色理極膩白然質性頗易軟弱今士大夫多糲而後用既光且堅用得其灑藏久之不蒸鬱又吳取越竹以梅天淋水令眼稍乾反復礫之使浮茸去盡筋骨瑩徹

是謂春膏其色如蠟若以輕墨作字其光可鑑故吳箋近出而遂與蜀產抗衡江南舊稱澄心堂紙劉貢父詩所謂百金售一幅其貴如此今亦有造者然為吳蜀牋所揜遂不盛行於時外國如高麗閣婆亦皆出紙高麗紙類蜀中冷錢鎮寶而瑩閣婆者亭而且堅而長者至三四丈高麗人云抄時使幅端連引故得爾長胡人用作帷幄修齋供則張之滿室若有嘉會乃更設花布及扇綺所為者

春膏紙詩

吳門孫生造春膏紙尤造其妙予嘗賦詩曰

膏潤滋松而孤高表竹君夜礎寒搗玉春  
几瑩鋪雲越地雖呈瑞吳天乃榮勲莫言  
名晚出端可大斯文 近觀米南宮有一  
帖云余嘗礪越州竹光透如金板在油拳  
上矩截作軸入笈者覆數十張學書作詩  
寄薛紹彭劉涇云越筠萬杵如金板每用  
杭油與池蠟高壓已郡烏絲欄手欺澤國

清華練老無他物適心目天使幾年同筆  
硯圖書滿室翰墨香劉薛何時眼中見薛  
和之云書便瑩滑如碑版古來精紙惟聞  
蠶杵成刻竹光凌亂何用區區書素練細  
分濃淡可評墨副以豁囁難 硯世傳此  
語誰復知千里同風未相見以此觀之則  
其擅美蓋可見矣

紙分陰陽面

凡紙皆以澆處向上為陽著簾處向下為  
陰今人多為面陽而背陰蓋以陽面雖處

而光滑不凝滯陰背雖細而艱澁能沁墨故也然太滑又易失用筆之意太澁又推筆不行惟今之漬汗及越竹紙其陰面細而不混用以作字筆灑具存其陽面則光滑太甚筆鋒未到而墨已先馳似過於駿快也

### 論筆料

韓昌黎毛穎傳是知筆以毛穎為正然兔有南北之殊南兔毫短而軟北兔毫長而勁生背領者其白如雪霜毫作筆極有力

然純用此毫雖健且耐久其失也不婉用南毫雖入手易熟其失也弱而易乏善為筆者但以北毫束心而以南毫為副外則又有霜白覆之斯能兼盡其美矣古人或用狸毛鼠鬚今都下亦有製此筆者大抵只是於兔毫中入數莖同束聞之工者云但可以助力且作觀美然不可多用多用則太廉澁閩廣間有用雞羽鴈翎等為筆余嘗用之究其輒弱無取始亦求奇之過酉陽雜俎載南朝有姝善束筆心用胎髮

蕭子雲嘗用之似是取其軟殷此法今不復見於用吳俗近日却有竹絲者往往以灑捺製使就揮染或謂是苔技而冒稱竹絲江西亦有緝竹為輕絺者疑未必不可為此也

### 二毫筆

歐陽通以狸毛為筆以兔毫覆之此二毫筆之所由始也以羊合兔盛於今時蓋不但剛柔得中差宜作字而價廉工省故人所競趨番易張彥實待制名 犯光廟御

諱啟嘗為賦詩云

色羞不借虎皮蒙筆陣仍推兔作鋒未免吹毛強分別即今同受管城封

### 詠筆詩

猩：毫筆惟山谷詩絕冠名士無不諷詠茲不贅錄昨見邵道豫賦鼠鬚筆殊有風度今載於此續錄

太倉失陳紅狡穴得餘腐既興丞相嘆又發連尉怒磔肉飼饑猫分毛雜霜兔挿架刀槩便落紙雲烟鷺穿墉一何微託此馳

佳譽

世稱筆之鋒短而毫銳者謂之毫錐蓋本

白太傅詩云有毫鋒銳君之錐語白自注

云時與元微之各有鋒纖細管筆携以就  
試相顧輒笑目曰毫錐

近世用筆

今所在筆生作筆例是尖鋒蓋士子輩編  
節時文只是用筆端點啄於紙上成字其  
體而已更不度顧灑度如何故率作此以便

貞至申

求售余乃用筆心作字全使此等筆不得  
每染一管至於槍禿終不可意嗟乎文既  
趨時筆亦狗俗苟利成風勢不可挽欲求  
為印泥畫沙之妙正如策蹇驢而追騏驎  
豈不難哉但鋒齊之筆乃有易禿之患惟  
良工專務擇毫之飽有力自然難乏

論墨灑

近世言墨法者蓋推吾鄉雪齋趙彥先子  
覺彥先乃故安定郡王超然居士令襟表  
之子也其墨法本無宗承但自少時為好



製造集諸家名方且昭延良工無方不試  
無時不作參合衆技舍短取長積日累月  
遂造其妙中興三朝咸見貴重名播遐邇  
無潘李彥先所造墨至多今物故已數十  
年墨之在人間者亦漸稀少間有藏得  
數笏者與玉寶同貴彥先亦已嗣王封有  
子十四人持麾把節亦已大半皆能紹其  
法然各務從仕鮮復留意餘人得其傳者  
有郡士黃元功朱知常諸葛武仲唐從之  
周達先葉茂實及天台陳伯琴叔隱薛道

士之徒雖皆頗異常品然較之真雪齋所  
造要之不及也余與雪齋諸子姪皆宛轉  
有嫻好嘗為余言世俗相傳咸以對膠為  
奇先公嘗云此大不然若是用法非特堅  
頑難磨且終不能黑大抵當以十分為率  
而煤六而膠四乃為中度但取烟貴輕而  
杵多貴自熟耳膠次第泛論大槩如此要  
其要妙非言之所述也

論硯材

硯以端溪為最次則洮河又次則古歙又

次則劍溪此外如淮安辰溪諸郡雖亦有之然皆不足俎豆其間端歛所產皆有新舊坑之別惟舊坑者為上今已淪為深淵不可復取但聞人間時有收得者亦絕希罕新坑亦間有可采然百不二一端石有眼本非硯之所貴特以此表其真耳故辨之者有活眼死眼之殊石眼凡有數暈黃赤相間所謂鵠鵠眼者乃佳若但純黃或純綠色糝糊不明了者則為死眼此無足取兼多有偽為者須細察之方可見也歛

石有四種紋一曰刷絲乃直紋也二曰蘆腹乃交羅紋也三曰眉子上有黃黑紋如眉四曰金狀若灑金此四紋者惟刷絲為上其間復有差等但金星之質最頑不堪用洮石今亦絕少歛之祈門有一種石淡綠色而理細土人以之為假洮石但性極燥故為賤耳劍溪出黠淡灘有石子為之者妙甚東坡所謂鳳珠以為出於北苑鳳山之珠今其地初不聞有佳石不知何以稱此廬陵人工造澄泥瓦硯規倣銅雀然

其質枯燥又南中以碑礫琢硯久則拒  
墨漆硯亦然本取漆匠案卓上自然久積  
者質堅而銳利於研磨今人乃旋黑漆偽  
為體虛而滑不可用大抵皆非硯之正材  
也

大德三年歲次己亥六月十五日甲子吉  
雲山野人德甫乘龍子弟 端真敬書

樞與范后湖張于湖姜白石同時

負暄野錄卷下

復許茶

右負暄野錄一帙莫知何人所述其叢  
明今古碑刻及翰墨諸灋後又附以文  
房四寶之評蓋博雅之士也光君俾弟  
雲山草錄而不及楷謄遂致鈺板散亂  
至正七年五月初吉梅兩連日曰理故  
書而緝之計其歲月則四十九載矣光  
陰去速可以慨嘆拜手而顯于左王東  
起善題

至正七年五月廿六日里生古  
雍樊士寬借觀謹識于后

嘉靖三年八月吳郡沈彝之借錄于  
野竹堂永保老目一翫  
隆慶改元二月借錄于錫山秦汝立  
氏汝立尚書公之孫富而博雅其所  
訪求抄裒異書甚多慕尤梁溪之風  
而興起者此其一種三月初吉進香  
齊雲巖舟中無事校訂于石門道中

四月朔旦葉伯寅恭煥敬識



是書為傅沅村同年石象師為余購得計  
出銀幣十四圓可謂貴矣今鉅鈔錄時已  
三百四十七年即由吾家散出亦百有餘年  
今仍得歸故主甯非至幸余近來之願  
收涉園舊藏書藉由沅林作合者幾及十  
種故人厚意至可感也

丁巳除夕涉園後齋張元濟識

